



翦勝野聞

太祖嘗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宋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業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伯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子二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充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葉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

昭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讒八歲先祖
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乏由是五一公
遷濠州鍾離鄉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與人
無疾言忤意鄉里稱為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
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昭重五公生鍾離
先考君娶陳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昭次重六
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
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兄重四公
有子曰文正今為六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曩者
父母因某自幼多疾捨身皇覺寺中甲申歲父母
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緇
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蠭起
掠人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徐和龍鳳
三年帥帥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考君嘗言世為
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求故
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
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
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
公之上不復可攷金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
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塋泗州先攷葬鍾離

此我朱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師開府為
根本之地實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開疆吳楚甌
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龍鳳九年三月十四
日內降制書

曾祖考為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
上護軍司空吳國公

曾祖妣吳氏吳國夫人

先考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西右丞
相吳國公

先妣陳氏吳國夫人謹以閏二月三日祇謁先慈

焚香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行禮宜厚今勉建
事功匪由已能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
得報恩三代並為上公以遂為子孫者之至願書
曰作善降之以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多慶先
祖父積功累著善天之報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
皆當體祖宗之心蹈德存仁以永厥緒於無窮是
吾之所望也於是備書于後以傳信將來有所攷
焉

淳皇帝及後族疾疫死重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
穿冗

太祖與仲兄謀輦塋山谷中行未抵所而縋絕仲返計

太祖視屍忽風雷震電

太祖避樹下聞空中神語云孰襲取我土髣髴有應者具

淳皇帝諱神曰為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夫轉晦北明往視之士裂屍已陷入田伯劉大季遂歸其地而辭其價即今鳳陽陵寢是其地也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郡坐藉

土蛇忽蜿蜒其側

帝乃掩以兜鍪項復報戰亟戴之而往是日手刃者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功居多乃置其兜鍪於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天矯自兜鍪中出挾雷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等自是畏報

青田劉基伯溫嘗攜客泛舟於西湖抵暮仰瞻天象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予其輔之及過蘇閭門見張士誠曰貴不過封侯何能久也夜登虎丘山復曰天子氣尚在吳楚之間時

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曰後十載主君當為天
子我其輔之乃掃衣而去
太祖之初振也將屬皆草莽麤士人人欲更試太傅
徐相國陰竒之

帝乃謂諸將曰天子豈可更立耶遂止
常遇春初附劉娶時嘗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
起此處非尔所宜託也尔主至矣既寤適

太祖至於是遂傾心焉

王師與偽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厭之
及戰王師大捷

帝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因白船給官胥之屬偽周主
張士誠面縛見

帝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
帝叱之曰盍視我對曰天日照尔不照我視汝何為
哉

帝以方絃縊殺之及見周伯琦遙伏於後問為誰對
曰前元江淞行省叅政周伯琦

帝曰元君寄汝以心膂之責乃資賊以為亂耶伯琦
惶懼不能答先筵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戮之司

徒李伯昇先以國情虛實輸我師

帝以為佞臣命誅之以示士誠

帝念劉大秀施地為陵之惠封為義惠侯又感汪媪

之意勅授世官從事郎署令衛皇陵

帝微時汪媪嘗備禮儀送帝歸皇覲寺中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不

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

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

駐舟江浦伏劍入謁

帝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

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

帝陰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出大庭往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冑在令

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

為尔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

嘗南御中國我執以歸將曷治焉天命在上

上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還遂修好如故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蔽天下兵冊欲辟火災也

屢築屢潰乃命衰所誅體骸為基其臺即就
太祖勤於政事每臨食七箸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
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纍滿身若懸鵝
馬泊臨朝則一二行之

太祖既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繼而
觴焉至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矣而達醒
驚拜殿下

帝聞之乃喜

洪武十年宋學士濂上疏乞骸骨歸

帝親餞之勅其孫慎輔行濂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

未畢蓬土請歲覲陛階既歸每就

帝聖節稱賀如約

帝推舊恩戀戀多深情十三年失朝

帝召其子中書舍人璲殿廷儀禮司序班慎問之對

曰不幸有旦暮之憂惟

陛下哀矜裁其罪譴

帝微使人濂之則無恙下璲慎獄詔御史就誅濂浚
入其家先是濂嘗授太子及親王經書太子於是
泣泪諫曰臣愚戇無他師傳幸

陛下哀矜裁其死

帝怒曰侯汝為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人何預汝耶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者擢三級解衣舁者皆斬之曰太保溺侯汝等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而更令入謁然怒卒未解也會與

太后食

后具齋素

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為作福祐之帝艷然投箸而起濂至

帝令無相見謫居茂州而竟殺璲慎

太祖視朝若舉帶當曾則是日誅夷盖寡若素而下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太祖御膳必

太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進羹微寒

帝怒舉杯擲之羹汚狼籍

后耳畔微有傷

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苦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天下諸寺沙弥求度者三千餘人有冒名代請者甚衆

帝大怒悉命錦衣衛將僕之吳僧求隆

嘗於蘇州之戶山寺出家

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兩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上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語

陛下若遇旱以此香禱雨必沾足永隆乃秉炬自焚訖骸骨卓立異香襲人郡鶴盤旋舞於龕頂上乃宥三千人誅後忽大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喜寺禱雨至夜大澍上喜曰此真聖僧永隆雨也

太祖御製落魄僧詩以羨之

太祖嘗為偽灘陳友諒兵所追

太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成圖軸及

太后崩

帝慘不樂愈肆誅雲太子諫曰

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天和

帝默然明日以棘杖委于地命太子持而進太子難帝之

帝曰汝弗能執歟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羨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刑餘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太

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
帝愈怒即以所坐榻射之太子走
帝追之太子探懷中所繪圖遺于地

帝展親之大慟而止

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
布袋僧墨痕猶新傍題一偈云大千世界浩茫茫
收拾都将一袋藏必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
何妨蓋

帝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急命武士索其人不獲

余嘗於民家弊籍中得偽陳友諒構宮殿上梁文
耶識于此其詞云伏以乾坤遶漢宮獻符璽圖書
之瑞日月光天德立邦家柱石之基于以濟世安
民于以建都啓上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睿智富有四海作之君作
之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已立賢無
方北伐東征專不迹聲色之美文韜武畧處宵衣
旰食之勤儼乂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
皇作極應天順人萬福攸同一人有慶習成周之
禮樂如豐沛之寓都展三輔之黃圖覽九江之秀
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屹砥柱於中流左彭

蟲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武燁燁京華工
部掄材梓人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暈飛鼓翼之
奏功黃道紫宸峙中天之華闕金釘朱戶啓南面
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偉
東 扶桑擁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壽域袞衣端
拱帝王宮

南

嶺峯猿歸奏表函方土弥奇皆入貢華生彤
管照晴嵐
使臣諭蜀馬如飛五十四州霑雨露民安物
阜悉依歸

西

萬里幽燕苦霜雪江南佳麗樂昇平比屋熙
熙蒙帝德

北

天命維新增氣象中天帝座十分明歷歷泰
階光萬文

上

邊境烽消收戰馬六軍務在盡耕桑率土豐
登樂閑暇

下

伏願閭闔開宮殿鬼魄玉几之端嚴山河壯帝居
翼翼金城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宴之時
衣冠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千仞網紀四
方天子壽億萬年本支者世

元君既遁復留兵閉平猶有覬覦之志

太祖遣使馳書明示禍福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
來萬里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聖恩無處
不照回信知海獄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
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篤帝忽至
太傅自枕蓐下出一劔以示帝曰戒之戒若他人
得以僂汝也自後諸功臣家不一至矣

太祖嘗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媪密指呼
上為老頭兒

帝大怒至徐太傅家繞室而行沉吟不已時太傅他
出夫人震駭恐有他虞稽首再拜曰得非妾夫徐
達負罪於

陛下耶

太祖曰非也嫂勿以為念亟傳令召五城兵馬司總
諸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
今朕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為老頭兒何也即命
籍沒民家甚衆

太祖幸內庭見宮人有遺絲絛微在地召諸姬至計
其蚕練徵稅之費而責之今後有不悛者斬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國子監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

聊寄食尔

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惟供司土神几尚餘空去
帝攜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

對曰四川重慶府人也

帝因屬詞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
一人成大夫邦大國大明君又舉髮几小木命生
賦詩因喻已意其詩曰寸木元從削成每於低
處立功名他日若得臺端用要與人間治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付酒家相別而去不知其為

帝也明日忽移名召至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處未

帝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生惶懼謝罪又曰

帝汝欲登臺端乎遂命除為按察使秣陵民家至今

土供司土神於地本此

帝僧宗泐性頗聰慧泐亦對

太祖愛之令其蓄髮髮既成乃欲官之泐固辭乃止

嘗命往西域求釋典泐不敢辭行至外徼道逢一

老僧泐遙拜問之曰西域此去幾何老僧曰汝頭

白也行不到也泐曰

明天子命往西域取經惟老師請教僧曰母行抵自
勞尔為我致書上中國明主慎母發也泐受之歸見
帝具道所以其善發其功其德其功其德其功其德
帝發書視之乃即位時作水陸醮齋以答神
上御製手書告祭表文也紙墨如故
帝允之乃止

偽周主張士誠竊據江東時姑蘇市井中有十七
字詩謠云張王做事業只憑黃蔡葉一夜東風來
乾鬘及國事既去

太祖收其臣黃蔡葉三人者剗其腸而懸之至成枯
帝腊盖三人皆元戚機臣其殘奢大積侈傾國喪家
帝特惡之故寘于此極典

帝常開平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猕猴指臂多修毫所
過所地縱士卒剽掠故其兵特銳有戰輒勝有功
帝必取
太祖微時甚見愛于郭子興郭氏之子薄之嘗以他
事幽之空室中絕其漿食
馬后憐之以餅餌遺給一日餌熟釜中將修供為郭
氏親信者窺之遂納懷中膚有傷痕

代王之母邠人也先是

太祖嘗戰衄而奔投王母之家王母曰汝為朱某人

言汝當為天子也因止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

後有娠何如

帝乃貼敝梳為質王母亦以裝資贈行自是果生代

王及

太祖即位子亦成立王母攜其子及質物於京師上

帝謁

帝令工部草創宮于居之不令入宮及繕代府既成

遂冊封焉故王卒得以終養其母踰於常制

太祖以太子天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屍骨滿

帝與當其前激發之太子不勝慘感合掌稱之曰善

哉善哉

太祖嘗於上元夜觀燈京師時人好為隱詩書於燈

使人相猜畫一婦懷瓜深觸忌犯

帝就視因喻其旨卸之明日令軍士大儻居民空其

室蓋

太后祖貫淮西故云

帝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

帝親見火光自天而下乃再拜曰上帝赦朕朕赦天下

帝時刑戮過濫故上天戒之貴妃某氏薨

或云雷火
遶宮迨帝

蓋

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基太子曰禮惟士為庶母服

總麻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

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暮喪諸侯之庶

子雖為其母亦壓於父不得伸其私然則諸侯之

庶子不為庶母服而况於

天子之嗣乎

帝大怒以劍逐之太子走且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

大桂彥良諫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嫌

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齊衰見

帝謝罪

帝怒始釋

太后既崩臨葬日大風雨震雷電

太祖甚不樂召僧宗泐至謂曰

太后將就窆窆汝為宣偈泐受詔應聲曰雨降天垂

帝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宣已

帝大悅頃忽朗霽遂啓靈輜詔賜宗泐白金百兩

徐魏國公達病疽疾甚

帝數往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差

帝忽賜膳魏公對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醫公逃逸未幾告薨亟報

帝蓬跣擔紙錢道哭至第命收斬醫徒夫人大哭出

帝

帝慰之曰嫂勿為後慮有朕存焉因為賙其後事而

還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後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

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

釋然開悟豈非天生成

聖天子耶

太祖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曾作

賀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為世

作則

帝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光者僧也以我嘗從

擇也光則摩髮之謂矣則字近賊罪坐不敬命收

斬之禮臣大懼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式

帝因自為文式布天下

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秋稅復之右正言周衡

進曰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

上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衡無錫人去金陵甚近與上刻六日後復朝叅衡七日失期上怒曰朕不信於天下汝不信於天子矣遂命弃市獄有疑囚未決

太祖欲殺之太子諍不可御史元凱侍上顧謂凱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今太子欲生之心之慈也帝以凱持兩端下凱獄三日不食出之遂佯狂病顛

拾啖穢物

帝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命以木錐錐凱凱對

上大笑

帝放歸自縲木榻於床下久之

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使者憐其縲還奏狀上不為疑已而

太祖晏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鄉里

太祖重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供箸致恭為禮帝問曰此何禮也肅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怒曰裕禮可施之天子乎罪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八北征唐淳之
在軍中嘗露草布以夫隨坐與官報獄里
帝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為誰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旨乃械繫之淳之淳以父
肅得罪悚懼不自保至京師過其始之門告使者
止索其始出泣曰善為我殮屍姑亦大慟之淳行
次東華門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坐屍上
適入纍纍傳易數次始至便殿膏燈煌燿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戰汗庭下

帝問曰是汝草露布耶之淳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
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煌燿
帝令滕坐以封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為弘潤之
之淳叩首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即不敢姑琇注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乃上之遙望燭影下
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
時夜夾

帝令明日朝謁復如故出至姑家姑尚守門見之淳
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庭謁

帝問曰汝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肅即日命
嗣父官

洪武十一年元幼主崩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吏擬
祭幼主文獻之先是星變詔永直言蘇民錢甦具
封事謁丞相不拜傍或趣之丞相繼之日然

太祖覽其奏試甦於中書省試事丞相令校簿後湖
甦聞詔乃為文獻辭當

上意即詔見曰錢甦乃者何在對曰臣校簿後湖
上悟曰丞相憾汝耶即欲官之甦謝病歸

帝許之曰為我道諭諸郡縣入南何坐口諭曰

皇帝勅爾善闢田土養老孤幼無妄軍旅簡在

帝心欽哉無替生稽首陛辭如句容句容令禮之而

不達如丹陽丹陽令待之甚恭甦密上其事

帝嘉其慎密報之曰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句容

令不達召而罪之由是郡縣望風尊禮之還至家

而止

陶學士既沒其子尋以事見僂家人四十餘人悉
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守完伍而家無餘丁安
妻莫可控素乃畏素裳赴京師繫鼓奏聞

帝異其容止問曰今媪為誰安妻頓首萬死曰妾陶

安之妻也

帝泣曰然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感愴又曰嫂有子乎對曰有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

陛下念人學士安一旦之勞使妾得保首領入于溝壑幸甚

帝允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蒙涉諸難功在析髮形神入土子姓殘落深可憫念令即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汝其母

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玄素復命曰臣未嘗徧迹九州不敢奉詔惟

陛下草逮規模臣默潤之

帝即操筆倏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唯之

余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惟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

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疆偏
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
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皇立
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
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且不足常起絕滅之意
天發殺機神號鬼哭地發殺機龍蛇走六人發殺
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
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
豈冒軼途拱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
死今聞

陛下選股肱之帥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
聊以特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
勝臣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合為上罷戰
為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卒年年進貢於
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拜詣丹墀取
進止

翦勝野聞終

國初事蹟

北京刑部左侍郎臣劉辰今將

太祖高皇帝國初事蹟開寫

進呈

一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太平儒士陶安首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道教之安曰即今群雄並起不過子
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虜掠不
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

太祖曰諾克太平授安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令史陞

都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安贊佐功多官至翰林
學士江南行省叅知政事

一

太祖在和州與李國勝趙普勝同盟渡江既至采石
國勝起意就船上設宴邀請

太祖飲酒欲圖之國勝部下人陰以其情達于

太祖推疾不赴後數日却設筵宴請國勝不防到船
上未久

太祖令壯縛之投于水部下廖永安俞通海以軍馬

船隻降一蠻子海牙水寨自上江退下裕奚河口

與采石相對一陳也先圖太平

太祖既得采石以兵破之蠻子海牙遁走長官康某
等降獲其船隻

太祖殺敗之也先被擒

太祖不加誅戮殺牛馬同興誓告天地共攻臺城也
先懷二心陰通城中守將雖圍而不攻被臺城擒
去郭元帥張元帥軍敗而回及句容鄉兵殺陳也先
太祖曰陳也先背盟負恩天殺之也其子陳兆屯守
方山

太祖招之就降

一

太祖既得建康為軍少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民戶為軍謂之民兵

太祖即位日虧了五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糧止當均徭夫役一揚州長鎗一片瓦青軍等軍馬相爭戰無糧食久

太祖差人往招之長鎗等過江撥興李文忠等管領守嚴州

一

太祖差人往揚州招到青軍元帥單居仁等軍馬過江令守常州居仁男單大舍糾同呂城黃包頭元帥陳保二執頭目叛降張士誠李文忠哨杭州獲陳保二

太祖問保二曰你將常州頭目反去張有得還我否保二不答殺之後單大舍領軍把宜興

太祖令單居仁招其子曰

上位得我甚厚你妻子皆在你可過來其子答曰我已投人不顧父母妻子忠孝不兩全拜辭而去克蘇州生擒之

太祖召居仁曰你子已就擒與你自處之居仁曰不忠不孝當碎其肉縛於市曹凌遲處死

太祖仍以鄉里待居仁致仕還鄉

一

太祖渡江先克太平立興國翼元帥府克建康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江南等處行樞密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五翼元帥府五部都先鋒秦淮翼元帥府設百戶千戶萬戶總管統軍元帥叅議府左右司省都鎮撫司理問所斷事廳兵馬指揮司按察司營用司經歷司博士廳照磨所管勾所克鎮

江立鎮江翼克宣州立寧國翼克廣德立廣德翼克徽州立雄鋒翼克嚴州立德興翼克婺州立金華翼克諸暨立諸暨

一

太祖命徐達攻常州於世露下營張士誠第士德來戰達元帥王玉等殺敗士德士德策馬走王玉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過坎墜馬虎子擒之

太祖大喜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有智勇被我擒之張士誠之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平江和好士德母痛之議令士誠歲貢糧十萬石布一萬疋水

為盟言就以廖同僉易士德

太祖不從士德以為失身無所成陰寄書與兄士誠
可降元朝以為之助遂不食而死

太祖常曰與我取城子的總兵官俱要在京住不許
搬取出外

一

太祖立義子保兒周舍道舍馬兒金剛奴兒先買驢
直童潑兒後令歸宗

一戊戌年四月

太祖批示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首領官彥都仁令

充本司都事職後自龍鳳三年調汝專行 兵文
案今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調和士卒
其間中正甚厚吾托你於軍中上使晝夜無憂家
眷不多慮時遣人賫送粮薪雖令將士英勇實賴
賢豪謀佐勇者必勝大事速成彼事一節正為保
指揮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聞二人
不知且保指揮即我之親身也胡院叛即我之心
腹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自然而定你必
於我男丁寧說知將胡院叛以真心得之節制以
守之使我所圖之易成只此

一
太祖親征太平建康宣州婺州書押大榜招安鄉村
百姓歲納糧草供給為之寨糧後常遇春奏害民
太祖即禁止

一
太祖親征婺州有姪男子進女一人約二十歲能作詩
太祖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誅之於市以進獻

一
太祖自建康冒冰雪至婺州感寒氣腹病不已醫士
嚴景明以藥活即愈就書良醫景明四大字賜之

一
紹興儒士至原章能作梅詩來金華見

太祖甚待之曰我克紹興着你做知州賜衣服遣回

一
太祖克婺州遣使往處州招叅議石抹宜孫不從後
命僉院胡大海克其城

太祖聞劉基章溢葉琛皆國士也特遣宣使樊觀賚
幣禮徵聘基等到京授基中丞授琛洪都知府基
知夫文

太祖嘗以國師先生稱之後封誠意伯

一

太祖克婺州遣儒士陳顯道招方國珙以次子亞闕為質令郎中張本賚降書獻溫台慶三郎

太祖發其子回授國珙江南行省平章建康行省右丞國瑛福建行省叅政國珉江南行省書察院僉院降以銀印遣博士夏煜賚往慶元開元門止是國珉行用行樞密院印其餘印晉而不用心持兩端覘伺成敗

太祖姑容之後國珙使檢校燕敬進金鞍玉轡

太祖正克江西李善長遣其使就往進獻

太祖謂其使燕敬曰我取天下用的是馬奚用此物

次國珙又進大西馬四匹

太祖曰此馬可踏街道隨賜將官克蘇州

太祖命御史大夫湯和取慶元國珙惧十年不改正

朔下海避之維又請降維姪方明善拒敵後亦降

太祖以國珙既降不念舊惡授國珙廣西行省叅政起造千步廊一百間報功以次子亞闕獻二郡海船水手数萬及建言沿海築城防倭

太祖從之

一

太祖克婺州遣掾史周德遠往衢州招廉訪使宋伯

顏不花到京

太祖教之曰尔既守城城破不死非忠臣也且百姓何辜使遭鋒鏑以鞭決訖三十後用為提刑按察司問鄧福被排陷事反以本人不舍告按察司官壞了衙門坐罪

太祖訪察之數伯顏不花曰你本俘虜我宥而用之元朝因護黨徃徃屈人壞了天下今你復襲舊弊杖殺之

一長鎗叅政謝國璽與刑河二同僉等軍馬自淮西經宣州至杭州嚴州因院叛劉九九殺死元帥趙小九攻破其城九九走衢州國璽納九九之妻追至衢州城下宋伯顏不花閉門不納國璽等復經金華東陽住劄

太祖特遣掾史王子禮徃招之刑何二同僉遣萬戶襲敬賫書請降惟謝國璽不從走杭州李文忠克城國璽自以守宣州時殺長鎗湯元帥問其子在文忠部下欲報父讐惧而縊死

一

太祖克婺州僉院胡大海領兵圍紹興其子胡三合王勇等三人犯酒禁

太祖命誅之都事王愷諫曰胡大海見總兵攻紹興
可以本官故饒他

太祖怒曰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了我號令目抽
刀殺之

一濠州胡家有女守寡

太祖欲納之其母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不曾適入
太祖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請求之君用以胡氏
同其母送至

太祖納之立為胡妃

一青軍馬元帥過房得常州孫府判女為女

太祖納之有寵為妃後訪得妃兄孫伯英在衛州差
賁赤老張起取到京

太祖大悅賜以金銀段匹令龍灣關把關不久除斷
事官陞河南行省叅政任太僕寺卿妃卒令守妃
墳以事累死之

一苗軍左丞楊完者有軍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
杭州守之調省部鎮撫李才領兵圍徽州

太祖命院叛鄧愈都大海戰拒殺死李才苗衆遁走
完者後脅江浙丞相塔失帖木兒主婚強娶平章
慶童之女為妻張士誠降元朝塔失帖木兒陰通

士誠發兵至湖州布營圍之元者出兵不及自縊
死兵散部將員同僉領元帥蔣瑛等二萬人未降
太祖率瑛等攻克婺城就隨胡大海鎮守壬寅二月
初七日瑛等刺殺大海叛降張士誠

太祖命取大海畫像於市曹懸掛刺蔣瑛等血祭之
凌遲處之死一樞密院叛謝再興乃都朱政岳父
跟隨

太祖命婺州與胡大海打紹興回

太祖以親命守諸暨離城數十里張士誠令呂同僉
於溪上築一堤每年水發必是滄城再興不特偷
掘其堤力戰功多再興心腹左總管糜萬戶嘗以
違禁物往揚州易賣

太祖怒泄國事拘拏左糜二人殺之以首懸於再興
廳上

太祖自主婚以再興次女嫁與右丞徐達復取再興
回京聽宣諭另遣叅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馬
却令再興迴還聽調再興既諸暨愧無權勢出怨
言曰女嫁不教我知有同給配又着我聽人節制
知府欒鳳就執叅軍李夢庚元帥王玉陳剛以諸
暨全城軍馬赴紹興投降惟總管吳德明棄子隻

身先回

太祖以其忠義賜以小于元帥妻後再興弟謝三謝五守餘杭李文忠圍之諭以其降謝五於城上拜而言曰保得我惟命便出降文忠指天誓曰我是總兵官得不殺你謝五以城降

太祖即取赴京文忠奏恐失信於人後無肯降者

太祖曰謝再興是我親家反被我降張士誠不可怒仍將謝五凌遲了

一元帥葛俊等守廣信不服李文忠調後為羽林指揮

太祖龍江點兵不散

太祖召而問之後對曰葛俊

太祖怒曰不散主何意廣信不服調是你命誅之發其雲南充軍永不用

太祖遣千戶王時等賚銀三十兩往方國瑛附搭海船到大都體探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國瑛差吳都事同去既回帶馬五十匹

一

太祖間李察罕帖木兒下山東江南震動遣使通好時陳友諒據上江震扼安慶張士誠據蘇州故有

北方之好元朝遣戶部尚書張昶郎中馬合謀奏
差張璉賫御酒八寶頂帽榮祿大夫江西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宜命誥書昶等航海至方國珍處及
一年國珍二次差人以其事達於

太祖不答國珍以為君不直於他處禍收及我遂令
昶等往福建平章燕久不花差人往建昌王溥平
章其情博欣然遣儒士饒某等到京奏昶等在船
上界首等候

太祖命符璽郎劉宗啓於廣信迎之昶等果至宗啓
伴至衢州械昶等到京外裸其体入城至省前

太祖賜各人衣冠入見不見

太祖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我民將出殺
之昶無一言惟馬合謀抗對口出不遜之言

太祖令壯士縛之至暮留昶一人以死囚代之與馬
合謀張璉出聚寶門外誅之以三人首發福建界
首示衆監刑韓留永誅之數日後

太祖謂劉基宋濂曰元朝宋一大賢人與我尔等可
與之議論及出乃張昶也除行中書省都事不久
陞叅政自知政多合

太祖賞賜甚厚權豪震動李文忠克平執平章長壽

刀一的管等官到京

太祖曰此等皆元朝大臣給以脚力路糧送至境上任其還鄉袒心懷舊主以國事通獲其書

太祖楊國勝憲鞠之處以極刑

太祖謂丞相李善良曰被他侮弄我碎其骨投於水

一

太祖選宮人訪知熊宣使有妹年少欲進之員外郎

張來碩諫曰熊氏已許叅議楊希聖石明取之於理未當

太祖曰諫君不當如此令壯士以刀碎其齒後叅議

李飲水與希聖弄權不法丞相李善良奏之

太祖將二人黥面云奸詐百端譎詐萬狀宜此刑割飲水之乳即死劓希聖之鼻淮安安置後希聖兄

揚憲任江西叅政來朝

太祖謂憲曰尔等弄權我已黥之仍給熊氏與他憲叩頭曰臣弟犯法當萬死馬敢納之

太祖曰與之熊氏隨住

一張士誠圍安豐劉福通請兵救之

太祖親援兵初發時大使劉基諫曰不宜輕出假使救出來當發付何處

太祖不聽經廬州平章左君弼不出迎及安豐鮮兵
回攻廬州三月不克時偽漢王陳友諒親率高稍
子戰船兵號六十萬圍江西南昌府雲梯等攻具
北道進擊攻雖急而都督朱文正城發砲石擗木
火箭無不破之僅及一月守具將盡援兵不至事
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詐言約日出降友諒援
其攻至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
王於城下遊營殺之攻城以持援至聲息到廬州
太祖纔知之謂徐達等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大郡
豈兵家之法遂解圍南昌退出康山與

聞援至解圍南昌退出康山與
太祖大戰

太祖頗惧問劉基氣色如何基曰我兵必勝之氣當
力戰友諒果中流矢死兵船盡降

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
之出京城虛順流而下搗我建康進無所成退無
所歸友諒未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止
何待乃知天下有所歸也遂班師

太祖克江州偽漢陳友諒下偽丞相胡廷遂平章祝
宗聞之遣人賫書以南昌來降

太祖既到南昌命宗與同僉康奉跟隨徐達攻武昌宗等中途反面南昌處州叅政鄧愈遁走宗執知府葉琛等官殺之聞大軍未復棄城走江西平陵後太祖曰得江西是去陳氏之一臂况其地乃楚之衆鎮為吳西南之藩屏好人訟難制山寨來降者多非骨肉老成莫能治之是命親姪文正為大都督府左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往鎮江西

太祖特遣儒士郭子章劉仲服為輔佐叅謀文政到鎮招諭山寨來降頭目盡皆歸順好訟者誅之號令嚴肅遠近震懼豈期荒淫惟用掾史衛達可等小人為心腹專求民間閨女用則數十百不用即投之於井為數甚多凡遇

太祖差人到被公幹多以銀緞鉗之受者蔽而不言其惡按察司僉事凌說新到任察其實劾奏之太祖即取回文正問罪其郭子章劉仲服衛達可王三元帥不諫阻皆誅之及部下隨從頭目五十餘人盡皆斷其腳筋

太祖既問文政明日欲之治皇后諫曰文政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營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

能克皆其知勇也况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
太祖曰后言是也且釋之未久
太祖命文政整點荊州城回京未用復出不遜之言
太祖意其懷不執欲廢之

皇后極諫文政止是性剛恐無此心文政無見存當
念其母子之情用曲之赦且見親親之義

太祖從后言宥之後復遣文政往濠州祭祀幕夜與
從人議有異志從人備告

太祖廢之及分封時命其子守謙為靖江王以奉其
祖祀一都督朱文政守江西以各府山寨頭目或

降或叛解發到京

太祖以此等人特兩端之心盡投於水

一文忠守嚴州取娼妓韓氏在家留宿

太祖知之差人將韓氏誅之召文忠問罪

皇后勸諫復令還嚴州既至儒士趙伯宗宋汝章乘
機說文忠曰此去得回若再取不得回也當早圖
之文忠於是使伯宗等前往杭州張四平章處通
好伯宗既回文忠與郭中侯原善掾史聞宗道議
降書間

太祖差刻期賚親筆家書復召文忠文忠得書甚喜

到北京

太祖又復之甚切賜以好馬銀兩令文忠速還嚴州
用心鎮守文忠既還與侯原善等曰我幾乎着尔
悞了此事當如區處若事泄何面目見

上位原善曰大人饒我等性命當有箇處置止厚餌
此二人無言語為上計文忠悟之乃以書付伯宗
等以筵宴餞之使其醉令宣使愈也先管送至船
比到大浪推下文忠已令潑舍候候於灘岸呼船
近岸曰官人再有分付言語潑舍上船將伯宗汝
章等縛投於水

一

太祖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雖有國而
無家是以遣龔希曾潛往濠州說蕭把都後把都
以濠州降

太祖曰今日有國有家遂我志也於是經理濠州城
修治皇陵等事

一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食女色不
思焚脩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多

皇后諫曰度僧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今使工役

死亡有所不忍

太祖從后言盡釋之

一

太祖命馮國勝圍高郵偽僉院俞某開門詐降國勝
輕信輒令指揮康泰等數百人先入城俞某以城
樓上忽放下閘板閉其門盡殺之

太祖不知利即召國勝回決以大杖十罰其步走高
郵國勝怒四門齊上以鼓而破之俞某擒就

太祖以陳寧為浙東按察使無正行皂隸小毛赴京
訟之

太祖提取自問杖罪

太祖曰這是禽獸之行豈是你讀書人所為下應天
府獄一年歲盡押至聚寶山聽決

太祖坐於山上令百官地坐數其罪而宥之除太倉
市舶提舉

太祖曰若盜我船貨那時處死後至御史大夫與胡
惟康為黨死於極刑

一

太祖克建康獲元帥者林宥其死而復其職不久逃
至杭州

太祖曰林思舊主既去勿追後任廣東省平章廖永忠克廣西省林來降到京

太祖集百官數之曰你元朝臣子既失城池不死而宥你罪你職背我而逃且為其主也今又失廣西分當一死不死來不忠之人豈可留之殺於市一元至元間楊璉真加癸宋朝諸陵以理宗首骨截為飲器

太祖既得燕都命守臣吳免尋訪到京

太祖命理之於城角寺及覽浙江所進地國有宋陵命瘞于舊穴

一

太祖以許元為祭酒還家祭祖受

太祖皇太子厚賜浙江僉事程孔昭劾元不當用象牙床及杭州娶妾

太祖以元安置南雄後遇赦恩回家王葵子祭胡大海回京奏元安置人數不在赦例赦罪人不赦安置提元到京下獄病死

一

太祖早晚於西樓上決事

皇后潛聽之如聞

上怒候

上回宮詢問今日處何事怒何人不以輕重言諫曰
上位已有五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殺人不以天理
致死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久

太祖從后言決事亦從律

一宋濂孫宋子衛坐黨逆籍家械濂到京

太祖怒曰宋濂犯黨逆命誅之

皇后諫曰田家請以先生尚有終始不忌待師之禮
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可無師生之義况濂致仕
在家並不知情用赦其罪

太祖從后言以濂發茂州安置

一

太祖既得燕都專設大河衛等打造二百料匾淺船
每一隻載米二百石經由黃河入濟寧開河至臨
清河下會通河以達北京

一

太祖克建康都之以六朝所歷年數不久注意遷都
得汴涼親往之曰四面受敵之地亦有建言遷長
安者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一
太祖於國初地狹糧少除守城軍士四十日支糧一
次准作一月口糧出征軍士不支總兵官給榜听
听於適境遠近鄉村山寨招安百姓送納糧草供
給

一
太祖於國初所以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將官
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
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
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先得廣信用周舍

即沐英也

一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今將官守之勿容儒者在左
右議論古今止設一吏官辦文書有差失罪獨坐
吏將官正妻留於京城居住聽於外處娶妻

一
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盡用之如有逃
者處死不許將官擅用

一
太祖嘗曰河南李察罕兵威甚狠先遣楊憲往彼通

好及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又遣汪河往彼結援不
意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

太祖以孤兵獨守別無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
滅陳擒張信知天命之有歸即位後遂圖中原

一

太祖於國初編律頒行各衙門遵行豈意犯法者多
太祖曰本欲除貪贓官吏柰何朝殺而夕犯令後犯
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令枉法輕重罪
之着為令

一

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
膊足穿帶毛豬皮靴不容街中走止於道傍左右
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褶子出入
不許穿華嚴衣服專令禮房吏王迪管令此人熟
知音律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
容商賈出入院內夜半忽遺漏延燒脫勸大夫衙
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將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復移
武定橋等處

太祖又為各處將官妓飲酒生事盡起赴京入院居住

一
太祖以大德色尚赤將士戰襖戰裙壯帽旗幟皆用
紅色頭目馬用大黑領答罕大黑纛頭以壯軍容

一
太祖克建康謂武官曰聽從開墾荒田以為己業文
職撥與職田召佃耕種納子粒以代奉祿和州有
李善長職田叅軍郭景祥覈出步田不實

太祖曰此蓋佃人作弊於面上刺田字以警其餘

一
太祖於國初令府織造月辦段疋打造鐵甲按月起

解過期不鮮官府處死

一
太祖親征城池給民戶田俱自花押後追之又以土
吏害民令各府縣避貫對僉地理生疎不知民之
貧富自然無弊後不用市民於鄉村取識字的人
未用

一
太祖以遞送使客人轎不勝害民曰雖人有貴賤其
口躰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止是夫二名按察司
及出使外國者給夫四名俱以田糧內出錢工顧

不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妨奪眾務情願受顧者
听從其便

一
太祖國初以來朝政有失無人肯言立執法議理司
以汪廣祥李勝端為執法官置牌於上書執法議
理如有失處許持牌直言極諫

太祖從之

一
同僉廖永安大海被張士誠執去弟廖永忠隨
太祖鄱揚湖與陳友諒戰有功後陞平章克兩廣封
惠慶侯

太祖以來忠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以死罪廖永安
死於蘇州

一
揚憲陵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材

太祖曰善長雖無宰相材與我同理我自起兵事我
涉歷艱難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既為主家善長
當相我盖用勛舊也今後勿言

一

太祖親征宣州長鎗元帥朱亮祖出城拒城

太祖躬親擐甲督兵交戰亮敗走繼以所部軍馬降
元帥謝國璽等棄城遁去

一

太祖選精壯軍於帳前守禦名曰金陵橫州鐵甲交
鎗皇五等把都兒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領之

太祖察知應天府民間鄉司專於鄉村書筭田糧增
減詭寄躲避差役壞法害民漆黥其面以示衆

一胡大海克蘭溪獲僧人孟月庭搜得天文地理
書大海留在帳內下

太祖親征婺州過蘭溪大海以月庭見

太祖得其天文書甚喜問月庭原師何人月庭曰龍
米得明得明精於天文

太祖克婺州立觀星樓於首東夜與月庭登樓仰觀
天象至更深得其指授就令月庭長髮娶妻待之
甚厚跟隨

太祖回京後得處州劉基江西鉄冠亦能天文月庭
與之議論不合嘗有犯上之言

太祖不加罪發和州住坐叅軍郭景祥奏月庭毀謗
太祖差校尉杖殺之

一

太祖圍婺州住蹕西峰寺基上城中人見五色雲罩
元帥留脫因不花暗曉天文曰此乃瑞氣不日城

必破及二日同僉甯安慶以城降

太祖親征婺州圍城一日處州叅政石抹宜累遣元帥胡琛以獅子頭作前陣來戰

太祖命胡保舍領馬步軍迎之一陣而擒前鋒元帥李眉章胡琛敗走次日攻城不克樞密甯安慶與守將帖木兒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繼城詣

太祖請降開東門納兵

太祖曰若事業成當共富貴指天誓之務不失信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照證以明

順逆既入廉訪使楊憲達憲花亦僧住死之

太祖命二騎士齎令牌遍告軍中日勿殺人勿擄婦女勿燒房屋違者依律法斬兵不離伍市不易肆

開倉聽貧民撫處州石抹宜孫毋痊城中犯降敵死者屍獲臺治書帖木烈思僉事安慶院判石抹厚孫開設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分省行書密院分院金華翼元帥府改婺州為寧越府陞院判胡大海為樞密院僉院甯安慶為樞密同僉儒士王宗顯為寧越知府命胡大海率領五翼元帥等大軍攻取紹興以帖木兒思為集賢大學士差知事夏

文連伴送赴京至嚴州夜遁

太祖曰各為其主勿追已未三月命元帥陸仲亨引兵攻衢州不克五月

太祖為儀同三思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是月太祖親征衢州至東陽迎騎將來戰

太祖三戰三勝騎將敗走追至衢州攻城旬日不克張士誠犯境

太祖殺李眉章陳保二九月初一日

太祖回京

一胡大海得儒士許瑛來見

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讀書人除太平府知府陳友諒陷太平死之

一胡大海克嚴州得儒士王宗顯問係烏江人及大海克蘭溪進攻婺州不克回蘭溪築城守之

太祖至蘭溪大海以宗顯見

太祖曰尔與我同鄉里正濟所用令宗顯潛至婺州城察聽事休宗顯到如近城五里識吳世傑家察察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回告

太祖甚喜

太祖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

太祖曰金華是吾親征之地乃浙東江南之重鎮密
近江西福建敵境必得重望之臣鎮之改分樞密
院為江南分省院僉院胡大海為本省叅政未久
苗軍元帥蔣英等謀叛殺大海至夜半殺都事王
愷掾史張士誠次日早逼勒一城男女數萬出南
門經白州仙居縣殺右丞相方國章赴紹興張士
誠降事聞

太祖改江南分省為浙東行省陞同僉李文忠為本
省右丞總制處州等五府一州軍馬選都事楊憲
為左右郎中叅贊之

太祖謂憲曰李文忠乃五甥也年少謂歷練方面之
事皆從尔主之如有差失罪只歸你

一饒州平章吳宏調守撫州

太祖命于光為江西叅政時遣楊憲賫印信令光開
設分省饒州吳公宏原部下吳尉不服糾合正思
義謀叛據城光遁走浮梁憲在城無為走憲以大
義曉諭思義思義欲憲到京明其不叛留之不殺
及江西大軍腹饒州思義人福建憲得免回京以
前在金華寺李文忠用儒士屠性孫履許元王天
賜王禕于預公事聞于

太祖差人提取屠性等五人到京內王禕許元王天賜發充書寫屠性孫履誅之陞憲為提刑按察司憲得前言單居仁不和將贓罰易作貨物營利優給吏典劾奏

太祖曰單居仁杖一百不用吏典追贓發和州種田復任憲江西行省叅政再調山西叅政陞御史臺中丞

太祖嘗曰楊憲可居相位憲數言李善長無人材胡惟庸謂善長曰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憲因劾汪廣祥不公不法李善長排陷大臣放

肆為奸等事

太祖以極刑處之

一處州苗師賀任德李佑之謀叛殺院判耿再城元帥朱文明知府王道重據城以守

太祖曰李文忠軍馬不敷調用命平章邵容領叅政胡琛等軍馬往覆處城未至紹興張士誠乘隙調呂同僉寇諸暨文忠以嚴州兵少又蕪密近相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授金華止是文忠獨守城亦空虚况隔諸暨二百餘里計無所出文忠與都事史炳謀義兵貴虛聲揭榜於賊境詐云平

章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西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的會金華金剋曰進拒諸暨剿捕賊兵榜具告呂同僉欲退五里下營以待快戰當有降卒走報同僉胡得濟得其實與院判謝再與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高聲發喊鑼鼓砲碗震動天地一齊出城寇營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躪得濟等督兵追殺橫屍滿野惟呂同僉部下先鋒過河溺死片甲不返寇敗之後邵榮至就領胡琛等兵攻破處城李佑之縊死賀得仁就擒誅之七月邵榮回京八月榮與叅政趙某謀為不軌元帥

宋某以其事首告

太祖命壯士執邵榮趙某連鎖置酒待之問曰我與尔等同起濠梁望事業成共享富貴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某背我榮荅曰我等周年出外取討城池多受勞苦不能在家與妻子相守周樂所以舉此謀不飲酒止是追悔而泣

太祖亦淚不趙某呼邵榮曰若早為之不見今日獵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飲而醉

太祖欲禁錮其終身聽其自死常遇春曰邵榮等反得成其得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沒為奴婢

上位有天命其事敗露乃天誅之地今反留之是違天也所以教後人倣效遇春心實不甘
太祖縊殺之籍沒其家產

一

太祖於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為心腹選文官子姪居君子位武官子姪居舍人衛以宣使李廉安子忠領之晝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不違

太祖用高見賢為檢校嘗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

太祖知之人與僉事夏禮惟務刻人李善長等畏之及兵馬指揮丁光眼巡街生事無引號者拘拏充軍又凌說揚憲執法不何

太祖曰嘗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見賢又建言在京犯贓斷官吏不無怨望豈容輦轂之下及在外犯贓官吏合發江北和州無為住坐彼中荒田甚多每人撥與二十畝開墾亦且得人納糧當差太祖從之以叅軍郭景祥督之

一曰

太祖親坐黃船忽到和州登岸駐馬移時叫出前鎮

江知府楊遵數之曰尔揚付弘之子有學問多才
能止是心忍徐達曾言尔將鎮江百姓田增加分
數見得糧多人目之曰韃田楊又將斛面削去支
糧與軍少了升合積下米又無歸着留你在世恐
生別事誅之高見賢舉劾受旬容主簿豹皮等賍
發和州種田先在彼者止而罵曰此語是你聞金
此到是亦報也夏煌亦犯法

太祖取到湖廣拔於水丁光眼害民事發胡惟庸問
招明白

太祖命誅之

一高見賢奏掾史張有道賣選

太祖命楊憲鞠之有道招受同鄉徐君瑞買求樞密
院掾史銀十兩律該杖一百

太祖命分屍示衆憲奏曰臣職專執法不該死而誅
之是臣壞法也

太祖從憲言依律

一

太祖在婺州府出私行遇軍阻之小先鋒張燠從行
謂巡軍曰是大人巡軍曰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
犯夜者執之言之再三已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二石後不夜出

一

太祖於國初以軍儲不足禁軍民造酒違者罪之

一

太祖謂章溢曰尔往處州石抹叅政處謀軍事聞知部屬甚多授尔浙江按察僉事往處州收集赴京助我調用溢集到京部下鄉兵二萬名令男章允載管領赴京聽調

太祖大喜後用溢為御史中丞

一

太祖謂胡琛曰尔曰處州收集舊部屬受而王府叅軍就便管領守禦處城琛為儲不足於嚴水等七縣大戶內徵科銀兩以給軍民若之有言其弊於

太祖

太祖曰胡琛未可與之較也琛領州攻温州不克後又領兵取福建至彭城與陳友定兵戰敗被擒友定救之

太祖憫琛陣亡授其子世襲指揮

一王溥以建昌降率將士赴京居住自備糧食不支官糧

太祖曰王溥可於聚寶門外南街位置立牌樓號其街曰宰相街溥為是毀之溥係陳氏偽平章也一方國珎既獻三郡不奉正朔

太祖累遣夏煌李謙孫養浩楊憲傅仲章程明善往諭之國珎答曰當初獻三郡為保百姓請

上位發軍馬來可交還地池不至若遽奉正朔實恐張士誠陳友諒來攻援若不及則危矣姑以志正為彼則為明罪我况為元朝亂者元亦惡之不得已而招我四兄弟授以大職名我若則不容矣惡之從命必用多發軍馬來守即當以三郡交還國

珎須領弟姪赴京聽

上位之命止乞國珎一身不仕以報元之恩德如此心持兩端

太祖曰且置之候我况蘇州雖欲奉正朔則亦遲矣一

太祖以嚴州密你杭州敵境命徐達至嚴州展開五里築城池移浙東省治及金華軍馬守之未久諸暨院判謝再興叛降紹興張士誠

太祖陞同僉胡得濟為浙東行省叅政再於五指山下親築諸暨城也駐馬軍圖進取德濟部下將士

家火向留嚴州間有潛地搬往新城者文忠知之
意德濟使之故將都事羅彥敬誅之以戒後人各
將士怒曰等守方面捨命征戰畧不相容說德濟
曰何處不富貴別為之圖德濟曰左丞殺羅彥敬
自為廣信戰卒作弊非為我也尔等分守寧家再
勿言言以軍法治之後張士誠兵寇新城德濟且
守且戰文忠援兵至殺敗寇衆獲到驍將數十人
捷報

太祖召德濟赴京既見

太祖謂群臣曰我朝豈為人物此等皆誠豪傑時陞

浙江行省左丞賞駿馬一匹以酬其勞

太祖召文忠責曰尔不能牢籠人胡德濟之德量你
不及也克杭州遷德濟浙江行省左丞

太祖時令徐達征西於庄浪失利部下千百戶十餘
人達皆誅之獨械德濟聽

太祖自處之至潼關

太祖有勅曰胡德濟固是慢功前守新城有功可看
之仍於徐達處聽調達班師德濟至京後為陝西
都指揮使有病

太祖命醫治之不痊而死

一胡大海克諸暨錢萬戶來降

太祖賜衣服令其回後獻策於張士誠離諸暨五十里溪築一堤水發即沒城以戰船攻之可克謝再興爭戰數年不能破決及紹興歸附械錢萬戶到京太祖誅之

一安慶及長江乃上流之要地也雙刀趙普勝據守太祖發兵攻之不利後調理先鋒領兵水陸並進船縱揚普勝先於水中暗以鐵索橫截柁着索不行黑先鋒及部將士盡皆被擒陸路軍馬亦潰散陳友諒陷太平殺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友諒與普勝同事壽輝恐其變誘執普勝住江州誅之別留軍馬守安慶

太祖克之命僉院顏伯仲先鋒程八守之友諒遺兵復投安慶與程走遁直置龍江知府譚若李亦遁中途聞寇兵退復回入官按安百姓事聞

太祖怒曰主將不能固守城陷遠遁避之知府不能遠走寇退乃能入城安民將伯仲等照先陷城池誅之常遇春曰伯仲等係渡江舊人姑用赦

太祖曰仍令各人子孫承襲本職伯仲弟趙老奇後封南雄侯

一
太祖謂叅政昶曰茶之所產多在江西湖廣所以前
朝茶運司立在江州專任茶課尔差官分投前去
各府州縣踏勘見數起科作額以資國用
一抽分場官王資盜用竹木事發供出高管駱官
等十餘人

太祖怒曰尔等近侍十餘年豈不知法令倚執強取
官竹木到官私用比與常人不同處以重罪

一
太祖曰隨我渡江文官掌簿書及軍機文字勤勞一
十餘年如李夢庚侯元善阮弘道楊原果樊景照
與他子孫世襲所鎮撫

一
太祖以按察僉事喜言浙江及直隸府設官店除官
收可給軍用就察奸細後處州任滿抽分官馬合
謀詣富樂院宿娼敗露

太祖曰錢殺官必侵盜課程所以育錢查有一百餘名
太祖曰發一半滁州守門一半辰州叅軍處隨軍

一
太祖命樂人張良材說評話良材因佐場壇寫着委

教坊司招子帑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

太祖曰賤小人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燠縛投於水盡發樂人為穿甲匠月支米五斗

一

太祖謂李善長曰江西湖廣城池設胡官辦課歲待穀一萬餘石其中間豈無情弊尔每歲差官體覆有欺隱者罪之

一劉基言處州青田縣山多田少百姓於上壘石作田耕種農甚艱

太祖曰劉基有功於我國家本縣田畝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劉基之心

一

太祖謂李善長曰陳友諒用普顏不花提調湖池魚課今既得湖廣仍用普顏不花為應天府知府兼提調魚課其原有湖官餘人仍舊與職名辦課後因虧欠課程

太祖疑普顏不花與湖官通同作弊克落入已俱罰築城以贖罪

一翰林兒孫藥城首作亂韓山童男山童彼擒韓林兒與其母楊氏逃之武安隸州民人劉福通自

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以為帝號小明王建都濠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河南行省平章荅夫拐都暮圍濠州林兒遁於安豐劉福通共破汴梁乃自安豐迎其主居之以為都察罕帖木兒攻破汴梁福通奉其主遁歸癸卯年三月張士誠圍安豐福通請救

太祖親赴援之先遣常遇春引兵至安豐士誠遂解圍福通奉翰林兒棄安豐退於滁州居之士誠兵復入安豐守之丙午年三月

太祖取安豐

一徐達圍蘇州

太祖特命指揮傅友德領軍馬三百與同徐州陞叅政出哨濟寧以警中原賜友德宴葉國瑛陪飲撥與歌妓十餘人

太祖令內官覘友德國瑛令妓婦脫出皂冠褶子穿華麗衣服混坐

太祖令令壯士拘執國瑛與妓婦連鎖於馬坊剗去鼻葉國瑛說死則死何得於與賤人同鎖

太祖曰尔不遵我分別貴賤故以此等賤人辱之鞭訖十發瓜州飲填夫後釋之

一張士德即張九六及部將史椿皆張士誠謀士
士德被擒椿見士德不是做事業人諸將又驕不
肯戰曰以子女玉帛奢侈為心又左丞徐義讒毀
椿據守淮安遣使齎書歸

太祖士誠知覺拘執椿到蘇州誅之士誠弟士信惟
務花酒到浙江省將丞相荅失帖木兒徒于嘉興
自為丞相奪其位不久番平章守杭州士信回蘇
州用王敬天葉得新蔡彥文謀國三人出自小人
順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着人瞞且
士德史皆死惟恃弟士信行事時有十七字謠曰

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一朝西風起乾別丙午月
太祖命徐達圍蘇州士信守閭門正妓飯中砲死城
破械張士誠同王蔡葉到京

太祖命縊殺之及獲原叛降及正合刺死花徐大舍
軍同僉熊天瑞

太祖曰此等叛之人皆明正典刑

一

太祖謂李善長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六房有
主文老先生書手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尔行
文書盡起赴京發雲南伍開衛充軍

太祖曰比幾處有司官不思牧民之職專在勸民耕桑使之無凍無煖不失養生送死公正之心却乃反役男子種田婦人養蚕奪其耕織利已損民供發與指揮毛讓取問明白杖一百

一

太祖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民稀少田多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材民儘多於富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谷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堅丞周某督之

一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按御史按察司冤枉人以致天旱差人提問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太祖命網縛馬坊又諭中書省御史臺及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曰出征陣亡病故軍妻數萬今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

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釋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役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
船隻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此方
欲田舊人

太祖謂李善長曰出征陣亡及病故軍妻俱令於寡
婦營居住不許出營令巡綽及把門在外男女無
故入營問罪

太祖曰歷代銅錢與金銀相兼行使俗以十二文為
米一升一百二十文為米一斗一千二百文為米
一石凡佑賦俱以錢數定罪後鑄大中當十錢使
之久久不用

一耿忠即耿三舍初與毛讓等叅隨

太祖以心腹親信將命浙江等處訪察官吏問民疾
苦時紹興金華衢州秋旱農民無收有司不准告
疾回京奏

太祖怒提問官吏後忠任大同指揮聞中鹽利巧生
奸計且如火藥用得班猫先於家人買下班猫等
候旬日却於公廳發放要班猫中鹽以此誘動千
百戶舍人及軍丁皆投托門下或納糧米或折納
軍需物件中出鹽引為有利益起意為造戶部半
印倉鈔虛出商客冒支官鹽後倉鈔事發

太祖一槩疑之通行天下拘拏大司中鹽客商及追倉鈔引目不分真偽盡數到官問得明白自己支未支犯人發充軍役鹽引沒官仍提耿忠問罪

太祖即位之後高麗國王顓進表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顓為高麗國王其相李仁人及子季成桂凡試主禍王昌王瑤王爽四王而自立貢方物而進表諸更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聲教後成桂改名且進表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太祖不從及為進箋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使者供姓稱鄭氏某撰文

太祖將所貢金鞍等方物發還李旦追要原撰箋文姓鄭者俱以鄭某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邊不許高麗人通界亦不許容客商貨易永遠絕之

一湯和姑夫庸某隔常州田土不納稅糧

太祖曰倚倚湯和之勢不惧法度故敢如此誅之常遇春諫不從一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擇揀圓淨者用黃絹布袋盛之封護進呈今後作秋糧一体送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一
太祖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為
官吏違者處以重罪

一
太祖責華雲龍尔住脫脫大宅不足又去修長大公
主府勞苦軍士存留蒙古色目畏五女直做軍在
部下此等有父兄在沙漠若起反為為患不小胡
人遺下妻妾不起發主何意坐視制書大不敬如
今着何人輝去代贊領管軍馬雲龍扶病回京身
故一沈璠自杭州赴京奏市民子弟不務生理美

麗衣服出入公門交結官吏說事過錢壞法害民
太祖嘗曰我與花木結實可食用者種之無食者不
用如桑棗柿栗有實及梭樹漆樹尤用心栽種蓋
因有益於公私之用苑園亭館無益者並不留心
一

太祖用陳寧廣德知府歲旱百姓告苦事聞

太祖不准寧赴京奏曰天旱田禾不收民有饑色若
要稅糧民必逃移蘇州就食是與張士誠益民也
太祖曰尔好大膽敢如此言久之

太祖曰免他本內稅糧

一丁國保係韓林兒監察御史

太祖用為九江府彭澤縣山民叛國寶以為若候軍馬
來時恐遲即集鄉兵親詣叛處殺敗叛賊以安百姓事聞
太祖賞以鞍馬以其有武畧轉為指揮御史二夫征
雪山有功為惟庸親仗誅籍

一

太祖嘗使人察聽在京將官家有女僧誘引華明高
胡大海妻敬奉兩僧行金天教法

太祖怒將二家及僧投于河

一

太祖克婺州於城南上豎立大旗上寫山河奄有中
華地日月重開大統天及命胡大海為紹興改紹
興路為紹興府時嵯縣祁元帥新昌趙萬戶等以
兵來降慶元方平章平陽周叅政安黃元帥建寧
阮叅政福清袁叅政蒲田張元帥各遣人賫書降
胡大海圍紹興日久不克

太祖曰取回守婺州隨其趙姓三人見稱趙宋子孫
請胡大海再攻紹興願為內應

太祖曰圍紹興時不出見今大海回軍却舉此謀事
有可疑今法司考問張士誠遣三人來將家屬盡

誅之

一

太祖於國初用葉春王興宗直廳以其老實不貪除春為儀鸞司付使陞福建布政使除興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由隸出身不可以牧民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勞而不貪賦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可以牧民至麗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可牧民

太祖不從興宗到任三年廉公幹勤甚得民心

一汪廣洋罷相後彼貶

太祖遣近侍人就舟中賜死汪廣祥妾從死

太祖訪得此婦係沒官陳知縣之女

太祖曰凡沒官婦人女子止配功臣為奴不曾與文官因勒法司取勘胡惟庸等六部官擅自分給皆處於重罪

太祖於國初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坐視官吏貪贓致民受害無伸今後務要年終來朝考其問過貪贓人數以憑黜陟如貪贓不拏體察得出處以重罪

一

太祖於國但遇獻城投降如浮梁偽院判子光來降之甚厚及回

太祖親於南門外送行脫衣服賜之福建偽平章王溥金城未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

太祖於南門外造屋令溥居住名其街曰宰相街以寵之江西偽丞相胡廷瑞以南昌降

太祖入城拜其母以安之

一

太祖渡江隨行文官李善長毛某李夢庚郭景祥原善王習古楊叔幹弘道范子秩滿陞南昌通判調

高州知州僉院士亮集民為軍興宗曰元末世亂聚則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出奏乞止之太祖從陞淮慶府知府胡京時上問養蚕種田官吏興宗亦在數指揮毛讓奏王興宗亦聞

太祖曰知府王興宗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慶未久蘇州缺知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保一能人去未幾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聲

太祖曰王興宗可陞河南布政司左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久不見你老矣我亦髮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到任以事累事白病故

一

太祖以天下稅課局欺隱課程每一課司差官一員開辦以為定額人除把王府老軍於各處做鹽場官及巡檢後因誤事不用

一金華浦江義門鄭仲德被誣告指胡惟庸行財及戶部陳員外指與郭桓糴食糧

太祖曰鄭氏義家焉肯與人行財糴官糧顯是誣害追到鈔貫全給本主仍着人送回家

一藍玉令家人中到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發

太祖曰此是侵奪其民利沮壞鹽法但是功臣家中到鹽引盡行沒官

一尚書郎某恃李善長勢放肆奸貪

太祖誅之籍其家得其父兄親戚反識屬托公事書信

太祖命胡惟庸往杭州照名提問處以重罪

一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緞胥有差錯改正却將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太祖怒曰如此則弊瞞我蓋部官容得所以布政司散將空印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儀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一

太祖國初毛某為叅議病故有男毛讓以舍人近侍太祖寵愛以腹信任位至都督放肆奸貪

太祖籍其家產誅之

一兩淮兩浙鹽場俱係張士誠地面

太祖以軍民食鹽難得令樞密院經歷司給批與將官家人駕船往馬馱沙界首以貨物易鹽到京貨

賣軍民實用後得諸暨於唐口關立抽分所得處州於吳渡立抽分所許令外境客商就兩界首買賣於是紹興温州客人用船載鹽於唐吳渡交易抽到鹽貨變作銀兩及置白滕硫黃等物以資國用及

太祖即位以來後議鹽法許客商運米於塞城池中鹽乃不能耕種而兵食自足是以北京大同永安雲南皆得鹽糧軍不缺食

一

太祖改樞密院為都督府以朱文忠為左都督後改

五軍都府

一

太祖曰各衛知事就令大都督府選除於本府考滿宣使及各衛後滿令史用給與誥命

一僉事陳養五作詩曰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為傷時取到湖廣投之于流

一

太祖曰陳友諒狂我建庸敗回至太平弒徐壽輝自立為帝建都江州曾令胡大海遣人間行江西探聽消息未報辛丑六月友諒遣偽平章李明道領

兵五萬圍我廣信胡大海率領救援殺敗賊衆就擒獲李明道及部帥王漢子等十八名道致書漢二兄王溥以建昌來降明道至京

太祖大喜即授以江南行省平章因得友諒之虛實以明道為向導

太祖親率舟師先取安慶友諒聞之棄江州退居武昌太祖克江州俾明道往南昌說胡廷遂廷遂遣人贖書降壬寅正月

太祖至南城入城安民饒州吳宏以城降及臨江等郡降惟熊天瑞據守贛州後道常遇春圍其城天

瑞亦降江西悉平

一乙未年

太祖領兵出哨失身於敵二之師首亦為我軍所執
被此來相和解未有先發者時徐達挺身往敵代
太祖敵遂從

太祖歸

太祖即歸

一李保兒於甲午年見

太祖於滁州

太祖親生也

太祖喜甚賜名文忠擇歸教之

太祖察其可任大事常習之馬上遂以舍人領兵

一常遇春原以群盜劉聚部下聞

太祖駐兵和州領聚千人棄聚來歸

太祖曰尔之為士卒絕糧故就食耳尔自有主安得
而留之遇春請之再三至於泣涕

太祖曰尔故從我渡江候克太平委身事我未晚也

太祖先抵采石元兵陣於江上猝難登岸遇春快舸

繼至

太祖麾之使前遇春即挺戈先登遂援采石

一張士誠遣兵來國鎮江城中官軍與倉夫出城
殺敗賊衆登船退去

太祖親率戰船既至直追黃石米沙不及而回郡人叙
太祖功蹟立碑於西城文忠寫龍鳳年號
太祖命毀之

永樂九年二月二十日

國初事蹟終

